

名利场·长篇揭秘小说

偷商



之无间道

The
Real Survival Experience
in a complicated business world
淡出九峰◎作品



Where Is Benefit,
Where Is Battle!

世间已无净土，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商者**无道** 偷者**无间**

最怕会偷腥的猫，最恨虚伪的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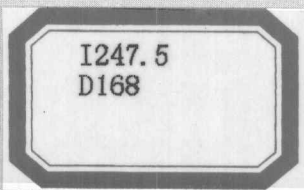
我只有将自己变成凶猛的老虎

新华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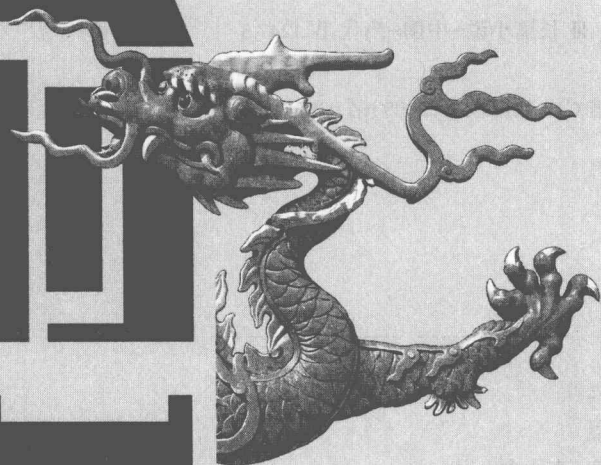
名利场·长篇揭秘小说

Real Survival Experience
in a complicated business world

淡出九峰◎作品



偷商



之无间道



I247.5
D168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偷商·无间道/淡出九峰著.—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3

ISBN 978-7-5011-8721-8

I.偷… II.淡…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29576 号

偷商·无间道

作 者:淡出九峰

责任编辑:张 程

特约编辑:刘杰辉 李 含

封面设计:小徐书装

版式设计:徐 超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 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网 址:<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邮 编:100040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1/16

印 张:18.5

字 数:200 千字

版 次:2009 年 4 月第一版

印 次:2009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11-8721-8

定 价:29.80 元



本社购书热线:(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电话:(010)63072012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010)68567357

第一卷 临危受命 /001

第二卷 难眠之夜 /020

第三卷 神秘之行 /046

第四卷 好奇害死猫 /081

第五卷 扑朔迷离 /112

第六卷 未雨绸缪 /142

第七卷 投鼠忌器 /177

第八卷 峰回路转 /223

第九卷 绝处逢生 /271



第一卷 • 临危受命

7

二月的三江沉浸在烟雨迷蒙中,透过开阔的中心公园,新落成不久的市委大楼若隐若现地飘浮在雾气里,恍似海市蜃楼,让路人无端地生出猜测和疑虑。市委老书记古长春受“杨瑟秋案”牵连被双规一月有余了,新书记人选却迟迟没有敲定,人们的心中难免会有些想法。

上午,市长叶兴波接见了一个日本石卷来的投资考察团。接见过程流于形式,叶兴波并没多少热情,他心里非常清楚,考察团不过是借考察之名顺便旅游观光罢了。以上海为中心,半径二百五十公里以内全考察过了,三江市安排在最后一程,有再大再多的投资也在考察途中消耗殆尽了。而他心中希冀的考察团,哪怕是考察小组却始终不见露面。老书记刚走时,许多亲近的人,包括市委秘书长杨民凡都说市委书记的位置非他莫属。这时候,叶兴波就会笑着说:“大和尚还俗,谈何容易!”说完下意识地摸摸半秃的脑门。前几任书记哪个不是从市长的位置上挪上去的?山不转水转,水不转云转,这回轮也该轮到自己了。为此,他还特地跑到老上级、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赵长征那里摸了路探了底。老书记知根知底地全盘托出,说是省委还没动议人选,顺理成章的话该是他叶兴波。可



一个多月过去了,组织上既没有向他发出召唤,也没派团对他考察。该来的不来,不该来的偏来了。在叶兴波看来,骗吃骗喝的投资考察团就是个偌大的讽刺。

不出所料,礼仪性的接见完成之后,考察团里就有人委婉地提出去琼台一睹玉女峰的风姿。来者是客,叶兴波不好拒绝,交代市政府秘书长程洗风一行人陪同观光,自己则找了个堂而皇之的借口退出宴席,直奔办公室。

关上门后,叶兴波一屁股坐在沙发上,点上烟赌气似地猛吸了两口后,随手往汉白玉灰缸里一掐,灭了火头。长长的烟圈升腾着弥散开来,消失了,只留下涩涩的烟碱味道。叶兴波的眼神黯淡下来,呆坐着打起了瞌睡。

瞌睡醒来,双目放光,这是叶兴波的老习惯了。不知道是谁给他起了个“瞌睡宝”的绰号,叶兴波听了也不反对,反倒欣然接受。从“人民”公社科员干起,二十三个春秋的拼搏和瞌睡成就了今天的叶市长,他怎么能不为这恰如其分的冠名而骄傲呢?这瞌睡从田头打到大树脚下,从吉普打到广州标致,从桑塔纳打到奥迪,与时俱进,忠诚地陪伴着他的每一步政治成长历程。几十年前叶兴波担任镇长的时候,农村宗派械斗很厉害,村与村、队与队之间争水源争山界,甚至为供销合作社分配化肥农药的先后早迟而大打出手。叶兴波带着镇里一帮人,朝五暮九地徒步赶路到处压场子平息事端。两年过去,秀才的腿没跑断,反倒练就了一身好体魄和一张好口才。可是这瞌睡毛病也落下了,因为没日没夜的操劳,只要稍微有空档就情不自禁地打起盹来。随着地位的上升,要身体力行的小事少了,可伤脑筋的事就像案头的文件越积越多,安心睡大觉的日子也就越来越远了,瞌睡也就越来越频繁,无论在小车里还是飞机上,只要公务不缠身,瞌睡就上心。这瞌睡也着实给叶市长带来了诸多好处,不管多忙多累,只要打上三五分钟的盹,人就精神得像早上七八点钟的太阳,熟悉他的领导无不夸他工作责任心强、劲头足。

可现在有种虚脱的感觉占据了整个身心，连对陌生了一个多月的阳光都视若无睹。他抬头看了一眼渐已放晴的天空，迅速地移开，神情肃穆地盯着桌上的电话机，良久，又轻轻地摇了摇头，可最终还是拿起话筒熟练地拨了省城的电话。电话里传来空洞的长音，似乎在诉说主人的冷漠，在泣不成声的嘟嘟音中被叶兴波强行挂断。

此刻窗外有云飘来，像一条横亘着的黑布挡住了阳光，也挡住了叶市长的视线。

2

市委机要室，说起来神秘做起来无聊，无非是上传下达收文摘要。我在这里一待就是大半年，早已心生厌倦，无聊得靠写小说度日。

一则狗仔式的帖子吸引了我，说是杨瑟秋三个月前从新加坡潜入美国。按此计算，杨瑟秋在新加坡的日子前前后后不超过十天，她是去年11月13日从浦东机场出境的。帖子煞有介事地讲叙了杨瑟秋被旧识何奈要挟索钱，被迫转逃美利坚合众国。何奈系新加坡华侨，当年在三江做生意受惠于杨副市长颇多。帖子上说，杨瑟秋将逃亡的首选地定为新加坡，而不是其他国家，就是冲着与何的这层特殊关系去的。落难之际，遭遇忘义于前索利于后的宵小之人胁迫，读来揶揄的成分多于讽刺。我无法相信这种市井式的编撰，毕竟杨瑟秋不是偷渡者，何奈也不是蛇头。如果改说何某规劝杨瑟秋离新赴美，或许更接近事实。

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身后的传真机突然响了一下。对于传真，我近乎麻木，头一仰自顾挂在椅子上晃荡着腿脚。

机要室共有七人，除了正副职主任，其余五人都无官一身轻。可自从进门的

第一天起,我就改写了古训——无官一身重,尤其是没有背景的年轻人更是重上加重。

去年大学毕业,恰逢市里招考公务员,受家人和朋友的怂恿,我凭着还算起码的学识、地道的形象,以全市笔试第二、面试第一的成绩闯进了市委大楼。满怀的希望和憧憬在上班第一天就被浇灭了。简单的欢迎会后,我被安排在机要室工作,而不是原定的政策研究室。我找组织追问为什么,组织说是先在机要室锻炼一段时间。面对突然的变化,我缺乏起码的心理准备,失落感油然而生。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好不容易得来的金饭碗终究不舍得撒手,再说机要室只是个过渡,于是就进岗到位了。当天安排工作,李主任主持召开了分工会,会议的重中之重就是坚持三人轮班制度不变,按年龄大小重新组合值班人员。我刚出校门,义不容辞地担当起锻炼的重任,第一天就被安排值夜班。而原先的三人小组组长赵明容辞去了组长职务,真正实现了无官一身轻的古训,像所有闲职人员一样白天游魂似的上公班,夜里人精似的加私班。我服小,心甘情愿地接受了任务。

时间一长,办公室里混熟了,根茎脉络一清二楚,除了副主任魏建新科班进修出身,其他五位最高学历高中。不过这些人文化不高时运高,亲戚头上带着个“长”字,个个割据着一方水土。本以为机要室里守守传真机只是个过门,过门拉完就该回到政策研究室,可这么长时间过去还是没有音讯。想到窝在机要室受气,我便按捺不住了,午休时跑到研究室追问究竟。

研究室主任戴金龙是个黑瘦的老头,挂一副高度近视眼镜。看我满腹委屈的样子,老头道出了实情,原来我的名额被人顶替了,怕是一时难进。当初面试时,戴老亲自把的关,对我的表现煞是满意,他甚为惋惜地对我说:“小陆,你先回去吧,我再想想办法。”待在机关这么久,睁眼闭眼多多少少摸出点机关门道,不用说老头子肯定有难言之隐。我整整西装襟,彬彬有礼地感谢戴老如实相告。

出了门就实在憋不住了，双眼湿湿的，很想痛哭一场，于是跑到三江江边吹风。

恼怒间，我约女朋友杨檀冰在江滨的鲁冰逊咖啡吧见面。

杨檀冰准时出现，一袭乌黑的披肩发水水地散发着淡淡的清香。她朝我莞尔一笑，看穿我心思似的问：“有心事了吧？”

我由衷佩服她的洞察力，在她面前，我永远是个不经世事的小男孩。这一点颇让我惴惴不安，甚至一度怀疑这场持续了多年的爱情是否合情合理。我从身后捧出鲜红的玫瑰花恭敬地递上，一脸的执著。她显然吃惊不小，姣好的花容带着几分疑惑，愕然地问：“今天是什么好日子？”

“你说呢？”

娥眉轻蹙，她兀自寻思半天，仍没有找出献花的理由。

“祝贺你荣升鸿运集团的律师顾问啊，冰冰。”我不无得意地说。

杨檀冰喜笑颜开，拧了一下我那尖尖的鼻子说：“光华，你长大了！”

我靠上去挺直腰板，兴奋地比画着说：“再不大还不让你给休了？”杨檀冰身高一米六五，可挨着我一米八多的块头，也只能委屈地充当小鸟了。小鸟也够委屈的，我这棵大树从来没能给她多少庇护，倒是她多年来一直接济着我读研究生，无论是经济还是感情上。也正是因为这段风雨兼程的经历，让我坚信了我俩的爱情天造地设磐石难移。我觉得杨檀冰就是我心中那轮永不落幕、永远完美无缺的明月。

“谁说嫁给你了？别臭美了！”职业律师冷峻的面孔溷湿开来，檀冰不由自主地往我身上靠了靠。我感到格外地踏实和幸福。

喝了口咖啡后，我对檀冰说：“我想辞职。”

“不是吧？”檀冰美目流转，纤指把额前的一络发丝拨正，惊讶地问，“为什么？”

“我一个法学硕士，老待在市委机要室总不是办法吧？”我刺激她说，“传真

机上的青春,伴着枯燥的文字,在领导间传阅,不是被锁进档案室,就是被扔进废纸篓。我不想再浪费青春了!”

“不是要调回研究室吗?”

“被人挤占了!”我索然无味地回答。

“哦!”檀冰吃惊不少,“难怪这么久没动静!”

“是啊!我想过了,总不能为了那几个旱涝保收的工资委屈自己吧!”

檀冰又“哦”了一声,陷入深思。

“我看是不是你跟钱老师说说,让我到云光律师事务所打帮手?”

“那老头精得很,不可能会答应的。”檀冰不假思索地说。

“怎么会呢?不看僧面看佛面,没有你的努力付出就没有今天的云光律师事务所!”

“这没错,可你想过没有,凭我们之间的关系,他这个控股人会乐意接受吗?我看当初他没让你一起合伙开办云光律师事务所,或许就有这方面的担心。”

我哑然,打心里接受了杨檀冰的说法。

钱老师名字叫学习,是我和檀冰的大学老师,也是我的研究生导师。四年前,钱老师找檀冰商量打算在三江开办一家律师事务所,名曰帮助学生解决就业困难。檀冰正为就业犯愁,自然是满口答应。我是妇唱夫随,可钱学习却说我更合适搞学问,建议我跟他念研究生。就这样,我俩各奔了东西。事务所开业一年后,两个跟檀冰一起过来的同学,林生涛和徐越受不了创业的艰辛,另投别处了。檀冰也不是吃素的,说是不给股份也要跳槽。钱学习当然不会眼睁睁地看着百万投资打了水漂,只好答应。但他开出的条件既丰厚又苛刻,只要保证年收入上百万,就给檀冰百分之二十的股份。檀冰也争气,当年就挣了毛利一百五十万。一年后,云光律师事务所在三江市名声鹊起,檀冰更是赢得了“玫瑰律师”的称号。钱学习再也坐不住了,没带完第一届研究生班就辞职来到三江坐镇云光

事务所。对于钱学习的职业道德，我们班上的同学多有非议。钱老师来到三江后赚钱不赚名，学院派教授做讲座精彩，上法庭唇枪舌剑却不如檀冰这个学生得法和老道。最近，鸿运公司高薪聘请杨檀冰当法律顾问，师徒两人为聘金归属起了摩擦。几杯小酒下肚，钱学习吐露了心事，说是五十万聘金该归事务所所有，檀冰则认为这完全系她个人收益。合伙协议上并没有明确约定合伙人不能兼职，那么她完全可以运用自己的专长赚取外快。事实上，杨檀冰三年里一直替钱学习赚取不菲的外快，她几乎成了他赚钱的工具了，要是没有那二成股份的话。玫瑰律师是云光事务所的金字招牌，钱学习心里明白，争执的结果只能是裸女石板上乘凉——因小失大。

以他俩师生间的微妙关系，我的介入确实不合时宜。檀冰看出我的心事，狠了狠心说：“要不我退出云光，我们自立门户？”

“这不行！”我一口回绝，“天地君亲师，背叛师傅的事不能做！”

“都什么年代了，还天地君亲师。再说这也不能算背叛吧，儿子大了要分家，自古如此啊！”

“不管怎么说钱老师对我们有恩在先，只要他不主动提出，我们都不能这样做。”

檀冰古怪地看着我，笑着说：“钱老师说得对，你确实只适合做研究。”

我正要反驳，她改口问：“知道我为什么一直爱着你吗？”

对这个问题，我一直茫然不解。追求冰冰的人不说一个连也有一个排吧，在这个排里，不乏财势两旺人才佳俊之人，可她偏偏就喜欢上我这个出身低微又愣头愣脑的乡巴佬。“为什么？”

玫瑰踮起脚附在我耳根开心地说：“就喜欢你这股傻劲呗！”

我高兴不起来，自讽自嘲地说：“我是够傻的，傻得只能收收传真发发通知了！”

“别瞎说，在我心里你才是最聪明的，成则出将入相，败则扬名立万。”杨檀冰莫名其妙地说。

“我有那么神吗我？你就别糗我了！”

“傻人有傻福，这你不明白啊！”

商谈的结果，以半年为限，如果半年后还是不能回到研究室工作，那么我就辞职下海专心致志给女朋友倒茶送水。

3

上班时间，我赶回机要室。牢骚归牢骚，工作还得接着干。老爸说过，当一天和尚还得撞一天钟呢，何况我一个俗人！先是登记好两份无关紧要的收件，接着继续上网查看杨瑟秋的消息。想到半年后就要解脱了，我的心境又平静下来，不再为被人顶替而悲哀，不再为李鞠蛮横而伤心，甚至夹杂着一丝莫名的兴奋。

上午，我向李鞠提出科室职员全体轮流值班的建议。话还没说完，李鞠就挥手打断：“你也好意思说得出口，年轻不出力，反倒要求年老的吊树桩了！”“年老？谁年老！就你李主任也不过是四十岁挂零，其他人没过三十五吧？”我决定要顶一顶。

李鞠像看着陌生人一样盯着我，“老子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多，到底我是主任还是你是主任？啊，等你当上秘书长了再来找我说！”

“公务员法明确规定享有建议权，提不提建议是我的权利，接不接受是你的自由。”看着胖得双眼只剩下一条缝的李鞠，我嘲弄地说，“李主任你吃过的盐肯定比我吃过的米多，要不哪来这么大的火气，当心高血压发作哦！”

魏建新和赵明容像看猴戏似的凑过来问：“怎么啦怎么啦？”一脸的幸灾

乐祸。

没想到受惯了颐指气使的我，居然会如此恶毒地顶撞他这个顶头上司，李鞠的猪头脸涨成茄子色，好久说不出话来。“你……你……”李鞠扭头瞪着魏建新和赵明容吆喝：“你们看什么看，都没事做了？”

赵明容缩缩脖子溜之大吉，魏建新可不买账，促狭地问：“还有什么事比你李大主任的健康更让人关心呢？”

李鞠忽然换了副面孔，和颜悦色地说：“想气我是吧？偏不让你如意！”说完颤动着满脸肉花进了主任室，重重地关上了门。

赵明容不知什么时候又凑上前来，向我直竖大拇指。我无言以对，回以惨淡一笑，机关里的事就是滑稽。赵明容不依不饶地说：“秀才造反，你小子胆子不小啊，看来值班组长非你莫属了！”

这位一贯吊儿郎当的仁兄两年前就因为顶撞李鞠才被冠以值班组长的头衔，被迫带领两位农民工轮流坐庄值班。这个下场我不是没想过，不过这吓唬不了我，我本来就没少值班坐台。再说新兵集训也不过是六个月嘛，我都待在这里上传下达了大半年，该回研究室了。我义正词严地说：“这是建议不是造反，你可别给我网罗罪名！”

赵明容自讨没趣，指了指正在嘟嘟响的传真机说：“快去看看，别落人口实！”

我报以感激的一瞥，起身向传真机走去。此君颇有些闲云野鹤的味道，从不跟谁结冤，这一点在机关里颇为难得，也是我跟他走得近的主要原因。

传真是一份省委人事任免决定。我拿起来浏览了一眼，不免吃惊。新任三江市市委书记怎么会是他项存辉呢？对于这个人，我还是有所了解的：琼台人，机缘巧合走上政治舞台，一度平步青云仕途得意，如日中天之际遭遇滑铁卢，而后迅速东山再起调任建设厅就职，不久当上了厅长，前后算来淡出三江已有八年

之久。

“赵哥，你过来一下！”

赵明容提着外套正要开溜，听到喊声马上打“嘘嘘”说：“这么大声干吗？你小子想害人啊！”话还没说完，人已泥鳅般滑到眼前。

“项存辉当三江市市委书记，你说奇怪不奇怪？”

“一惊一乍的，吃饱了没事撑的，又不是你当书记！”

看来赵明容压根没看出一点端倪，我只好解释说：“党内不是有规定地方党政一把手不得在户籍所在地就任吗？”

赵明容先是一愣，随后揶揄说：“你啊就知道饼是饼条是条！”说完头也不回地溜走了。

瞧着赵明容的背影，我心生几分羡慕。

我拿着传真找李鞠，李鞠早不见踪迹，只好打电话汇报。李鞠问过内容，吩咐我马上送市委秘书长办公室，一定要当面交给杨秘书长本人。

我迅速地复印了两份传真，随后直奔杨秘书长办公室。长长的走廊上空无人影，显得格外地寂静。我想，这种寂静马上就要被打破了。

办公室的门半敞着，无言地倾诉着主人欲迎还拒的复杂心态。站在门口，一眼就看到杨民凡来回踱步的身影，我习惯性地敲了敲门，在得到主人的同意后快步上前递上传真文件。杨秘书长忐忑不安的神色告诉我，李大主任已先我一步汇报过传真内容。

我做梦也没想到，正是传真上的这位人物在之后的短短几天里帮我绕过了人生道路上的最大障碍，让我在秘书不带长的情况下赢得了机要室李大主任近乎奉承的尊敬。

此后，我跟在项存辉身边认识了无数的社会精英和普通百姓，见识了他们或高贵或贫贱的生活状态，真切地体会到社会的纷繁复杂和群体性的情感错

落。在经年累月的迎来送往中,有太多的人和事像过眼烟云,飘散在记忆里不复寻找,而那一些沉淀在心底的却越发清晰起来,像埋入了沃土的种子,长出了根须和苗芽。

4

杨民凡后悔在叶兴波面前说话过了头,省委终于改变了沿袭多年的传统,放弃了叶市长,转而委派建设厅厅长项存辉来三江主政。尽管事实已明白无误,杨民凡还是坐下来逐行逐字地看完传真,希望从中找出恰当的理由和措辞,至少当着叶兴波的面能自圆其说。

通常意义上的市委书记与市长并没有截然的区别,无论是政治待遇还是政治前途。但三江不同,三江是省里的重点城市,市委书记迟早要进省委常委班子。对于一个起步于政权最低层的干部来说,三江市市委书记的位置几乎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这个梦想离叶兴波仅咫尺之遥,而且曾朝他挥手招呼,谁愿意让它失之交臂呢!

作为老下级,杨民凡太清楚叶兴波要强的个性,从个人感情上无论如何都不愿接受这个近乎残酷的现实。省委在用人问题上历来慎而慎之,这次安排却明显有悖常理,甚至违规。杨民凡实在找不出叶兴波不能胜任市委书记这一职务的理由,他不相信似的连看了三遍传真,神色黯然地摘下近视眼镜,仰起头靠在椅背上,空洞地盯着天花板发呆,仿佛失去晋升机会的是他自己,而不是叶兴波。

杨民凡的感情是真挚的,是日积月累出来的,不带有功利色彩。知识分子出身的他一直跟在叶兴波身后成长,从虹丰镇到琼乐县到三江市,可谓寸步

不离。今年春节里，待在叶兴波家多喝了两盅酒，杨民凡红着眼说，没有叶兴波也就没有今日的杨民凡。是的，叶兴波始终没有忘记他这个诚实可靠的副手，只要有可能，总会扯上一把，让他跟着水涨船高。

杨民凡折叠好传真小心地放进上衣口袋，决定去叶兴波办公室走一趟。

叶兴波正在批阅文件，杨民凡尽量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开口问：“老叶，打过盹了？”

叶兴波放下笔，抬头看看杨民凡，“小杨啊，我看你倒该打打盹了，怎么眼圈红红的，连镜片都带了彩头，昨晚又给弟妹骚扰得不得安宁？”

“她啊不像嫂子能干，把你调教成夜猫子，打个盹又虎虎生威了。”杨民凡见叶兴波开心，干脆贫回嘴缓解内心的压力。

“你啊，下压不高上压高，好端端地红什么眼啊，莫非弟妹有外遇了？”叶兴波客客气气地递过一杯水。

杨民凡接过来，顺手放在茶几上，叹了口气，他实在不愿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叶兴波，在红红热热的碳炉里泼盆冷水。

这一声叹息就像淬火的信号，叶兴波马上收起笑容，平静地问：“三江市的天塌下来了？你唉声叹气什么？”

“天没塌下来，只是天被偷了日被换了！”杨民凡说完，一脸的无奈。

“天被偷了日被换了？”叶兴波顿了顿说，“偷天换日！你小子把话说清楚，别含含糊糊出谜语，我没读多少书，榆木脑袋拐不了弯。”

杨民凡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传真，铺开放在叶兴波眼皮底下。叶兴波倒镇定自若，迅速地浏览一遍后回过头来训道：“什么偷天换日？你杨民凡也太没党性了吧，三江是江海省的三江，不是你杨家的三江也不是我叶家的三江，来个市委书记就像抢了你家小姨子似的，什么偷不偷换不换的，那是省委的决定！这话到外头你可千万别乱说。”

“可那位置本来应当是你的啊，老叶！”杨民凡急了。

“我的？我的额头上贴着三江市市委书记的标签啊？告诉你，就是市长的乌纱帽也是暂时戴戴的，我们党不搞干部职务终身制啊！我说，杨民凡同志，你是不是太感情用事了？就因为你我私人关系好，就想把三江市市委书记的职务包下来送给我做人情？”说到后边，叶兴波竟笑出声来，拍着杨民凡的肩膀调侃着说，“先别急，三江的天不会塌下来，三江的地不会沉下去，等你当了省委书记，我再向你老申请，行不？”

“老叶啊，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穷开心！难道你看着市委书记的职务一点都不动心吗？”杨民凡被叶兴波的乐观情绪所感染，说话反倒无所顾忌。

“小杨啊，我说你有完没完呢！谁不想进步？能进则进，总不能顶风冒进吧！就说我这个市长的位置吧，天知道多少人有能力坐呢，可大家能一哄而上抢着干吗？那不天下大乱了！所以我们得相信组织，组织敲定的事自有他的道理。”不容杨民凡再插嘴，叶兴波随手在传真上批了意见——速转市里四套班子，市委常委会各成员，各位副市长副秘书长，市直各单位和各县（市、区）委、人民政府。落脚处“叶兴波”三个大字龙飞凤舞。

杨民凡看傻了眼，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直到叶兴波转身吩咐他马上交机要室办理时才回过神来，唯唯诺诺地应和着。在双手接过传真的同时，杨民凡也接过了叶兴波身上传来的大将气度和君子雅量，一双脚竟有千斤重压似的挪不开来。就在这时候杨民凡手机响了，他赶紧接听，借此掩饰满脸的惊愕。

“什么？项书记的车已到琼乐县了？”杨民凡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满脸的惊愕转眼间变成了一腔疑问，情不自禁地重复了一句。

一旁的叶兴波愣了一下，施施然地说：“这项书记倒是迫不及待啊，省里文件刚发到，他后脚就迈进门了！”

“没错，是省委赵长征书记打来的电话，他和项存辉的车被堵在琼乐县虹丰